

奇情悬疑推理

三毛 主编

假戏成真

张国楨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克

以精粹

三毛 主编

假戏成真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祯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 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版式设计: 晨 风

假 戏 成 真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开本787.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1993: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1/32 印张6.75 字数150千字

ISBN7-5075-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9,000册

出版缘起

三 五 /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

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日

阿嘉莎·克莉丝蒂

探案小说精粹

A. B. C谋杀案

加勒比海岛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

镜子魔术

魔手

此夜绵绵

钟

死亡约会

葬礼之后

万灵节之死

尼罗河谋杀案

艳阳下的谋杀案

死灰复燃

无妄之灾

杀人不难

死亡终局

啤酒谋杀案

七钟面之谜

底牌

古屋疑云

拇指一竖

黑麦奇案

柏翠门旅馆之秘

国际学舍谋杀案

假戏成真

烟囱大厦的秘密

命运之门

沉默的证人

罗杰·亚克洛伊命案

天涯过客



接听电话的是白罗的能干秘书李蒙小姐。

她把速记簿摆到一边去，拎起话筒，平淡地说，“屈拉法加8137。”

赫邱里·白罗躺回直立的椅背上，闭起双眼。他的手指在桌缘上轻敲着，脑子里继续构思着原先正在口述的信文优美段落。

李蒙小姐手掩话筒，低声问说：

“你要不要接听德文郡纳瑟坎伯打来的叫人电话？”

白罗皱起眉头。这个地名对他毫无意义。

“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他谨慎地问。

李蒙小姐对着话筒讲话。

“空袭？”她怀疑地问说。“噢，是的——再说一遍姓什么？”

她再度转向赫邱里·白罗。

“艾美瑞德妮·欧立佛太太。”（“艾美瑞德妮”与“空袭”音近似。）

赫邱里·白罗双眉竖起。一项记忆在心中兴起：一头被风吹散的灰发……老鹰一般的轮廓……

他站起来，接过李蒙小姐手中的话筒。

“我是赫邱里·白罗。”他浮夸地宣称。

“是赫邱里·白罗先生本人吗？”电话接线生用怀疑的话声问说。

白罗向她保证是他本人没错。

“白罗先生接通了。”接线生的声音说。

她纤细的口音被壮丽的女低音所取代，白罗急忙把听筒移离耳朵一些。

“白罗先生，真的是你吗？”欧立佛太太问说。

“是我本人，太太。”

“我是欧立佛，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

“我当然记得你，太太。谁能忘得了你？”

“呃，有时候是有人不记得，”欧立佛太太说。“事实上，经常如此。我不认为我有非常独特的个性。或者也许是因为我经常换发型。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我希望，我没在你非常忙的时候打扰你吧？”

“没有，没有，你一点都没扰乱到我。”

“哎呀——我确信我并不想扰乱你的心思。事实上是，我需要你。”

“需要我？”

“是的，马上。你能不能搭飞机来？”

“我从不搭飞机，飞机令我恶心。”

“我也是。无论如何，我想其实飞机并不比火车快，因为我想这附近唯一的机场是几里路外的艾塞特机场。所以，搭火车来吧，十二点从派丁敦开往纳瑟坎伯。你可以赶上这一班。你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我的表准确的话——尽管它通常都不准。”

“可是，你在什么地方，太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纳瑟坎伯，‘纳瑟屋’。会有一部轿车或是计程车在纳瑟坎伯车站等你。”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罗疯狂似地重复问道。

“电话机都装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欧立佛太太说，“这部电话是在大厅里……人来人往的谈话声……害得我听不太清楚。不过我期待你来，大家都会感到非常紧张刺激，再见。”

对方的话筒猛然喀嚓一声挂断。电话线传来轻柔的嗡嗡声。

白罗困惑而不知所措地放回听筒，低声嘀咕着什么。李蒙小姐漠不关心地拿着笔，正襟危坐。她以低闷的声音复述口述的信件在被打断之前的最后一句。

“……容我向你保证，我亲爱的先生，你所提出的假定……”

白罗挥手打断她的复述。

“是欧立佛太太打来的，”他说。“艾尔瑞德妮·欧立佛，侦探小说家。你可能读过……”他停了下来，想起李蒙小姐只读一些进修方面的书籍，对于犯罪小说这一类无聊的书籍不屑一顾。“她要我今天到德文郡去，立刻过去，”——他瞄着时钟——“在三十五分钟之内。”

李蒙小姐不以为然地扬起双眉。

“那会有点匆促，”她说。“为什么？”

“你问得好！她并没有告诉我。”

“真是非常奇特，为什么没告诉你？”

“因为，”赫邱里·白罗若有所思地说，“她怕被别人偷听到。不错，这一点她表示得相当清楚。”

“呃，真是的，”李蒙小姐为她雇主打抱不平地说，“人们期望的一些事！妄想要你那样没头没脑的匆匆上路！一个像你这么重要的人物！我总是注意到这些艺术家和作家都非常不平衡——没有均衡感。要不要我打电话去邮局发一封电报：‘遗憾无法离开伦敦’？”

她的手伸向电话机。白罗的话声止住了她的动作。

“不！”他说。“恰恰相反。请立刻叫一部计程车来。”他提高声音。“乔治！收拾一点盥洗用具装进我的小手提箱里。快，赶快，我要赶火车。”

高速驶过全程两百一十二里中一百八十多里的火车，轻缓而歉然地驶完最后三十里路，进入纳瑟坎伯车站。只有一个人下车，那就是赫邱里·白罗。他小心地越过车厢台阶和月台之间的大间隙，朝四周观望。一个搬夫在火车远远的一头一个行李车厢里忙着。白罗拎起手提箱，沿着月台往回走向出口。他缴回票根，从售票室走出去。

一部大轿车停在外面，穿着制服的司机走向前来。

“赫邱里·白罗先生？”他恭敬地询问。

他接过白罗的手提箱，打开车门。他们驱车离开车站，越过铁道桥，转入一条两旁都是高树篱的乡间小道。随即右侧的树篱消失，露出一条很美的河流，以及远处蒙着一层蓝氤的山丘。司机把车子挨近树篱，停了下来。

“舵河，先生，”他说。“远处是达特木丘陵地。”

显然必要赞赏一番。白罗发出必要的话声，喃喃地说了几声“壮丽！”实际上，自然界对他的诉求作用非常少。一座

精心培育整理出来的菜园子还比较有可能让白罗的双唇吐出赞赏的话语。两个女孩经过他们的车旁，辛苦地慢慢爬上山坡。她们背上背着重重的背包，穿着短衣裤，头上包着彩色头巾。

“我们隔壁有一家青年招待所，先生，”显然自愿担当起白罗的德文郡向导的司机说。“胡丘大花园，以前是福烈契先生的地方。这家青年招待所公司把它买下来，夏天时相当客满。一晚上容下超过一百位的住客。住宿时间不准超过两个晚上——然后就得继续上路。男女青年都有而且大部分是外籍青年。”

白罗心不在焉地点头。他正在想着——并非第一次——从背后看起来，短衣裤很不适合女性穿着。他痛苦地闭上双眼。为什么，噢，为什么年轻妇女得如此穿着？那些绯红的大腿特别不吸引人！

“她们似乎负担沉重，”他喃喃地说道。

“是的，先生，而且离车站或公车站牌有长长的一段路。到胡丘大花园有两里半路程。”他犹豫了一下。“如果你不反对，先生，我们可以让她们搭一下便车吧？”

“当然，当然，”白罗慈悲地说。他自己奢侈地坐在一部几乎是空的大汽车里，而两个年轻妇女却气喘咻咻，汗流浹背地背着沉重的背包行走，而且一点都不知道如何穿着才能对异性产生吸引力。司机发动车子，到两个女孩身旁暂停下来。她们泛红汗湿的脸孔充满希望地抬起来。

白罗打开车门，女孩爬进车子里。

“真好心，拜托，”其中一个白皙的女孩带着外国口音说，“这趟路比我想的远，是的。”

另外一个女孩，有着一张日晒深红的脸，一头栗褐色卷发隐隐在头巾下露出来，仅仅数度点点头，闪着一口白牙，喃喃称谢。皮肤白皙的女孩继续爽朗地谈着。

“我到英格兰来度两个星期假，我从荷兰来。我非常喜欢英格兰，我已经去过莎士比亚的出生地、莎士比亚剧院和华维克城堡，后来我去过克罗维里，现在我看过了艾塞特大教堂和多港——非常美——我来这里闻名的胜地而明天我过河到普利茅斯，新大陆的发现是从普利茅斯出发的。”

“而你呢，小姐？”白罗转向另一个女孩。然而她只是微微一笑，摇动一头卷发。

“她英语讲不多，”荷兰女孩好心地说。“我们两人讲一点法语——所以我们在火车上交谈。她来自米兰附近，有亲戚在英格兰嫁给一个杂货店的绅士。她昨天跟一位朋友来艾塞特，可是朋友在艾塞特一家店里吃了不好的牛肉馅饼生病了，不得不留在那里。”

这时司机在道路交叉处减速下来。女孩下车，用两种语言称谢，然后往左手边的道路走去。司机暂时把他气派十足的超然架势摆到一边去，同情地对白罗说：

“不只是牛肉馅饼——还要小心康恩威尔郡来的面食。他们把一切都包在馅饼里，假期的时候！”

他重新发动车子，沿着右手边的道路驶下去，不久便驶进浓密的树林子里。他继续发表对胡丘大花园青年招待所的住客的一项最后评论。

“够好的年轻女孩，她们有一些，在那家招待所。”他说：“不过难以让她们明白侵入私宅的意义。她们侵入的方式完全叫人感到震惊，好像不明白这里绅士的住地是私秘

的。老是穿过我们的树林，她们，装作她们不懂你对她们说什么。”他黯然摇摇头。

他们继续前进，穿过树林，下了一道陡峭的山坡，然后穿过大铁门，沿着车道，最后在一幢俯视河流的乔治王时代白色大房子前停下来。

司机打开车门，一个黑发高个子的主仆出现在台阶上。

“赫邱里·白罗先生？”后者喃喃说道。

“是的。”

“欧立佛太太在等你，先生。你会在炮台那里找到她，我来告诉你到那里去的路。”

白罗被指引上一条沿着树林子过去，可以窥见底下河流的蜿蜒小道。小道逐渐沿坡而下，直到最后来到一块圆形开阔地，有着一道低矮的城墙堞口胸墙。欧立佛太太正坐在胸墙上。

她起身会他，几个苹果从她膝部掉下，四处滚动。苹果似乎是会见欧立佛太太不可避免的特色。

“我想不透为什么我总是掉东西。”欧立佛太太有点含糊不清地说，因为她满嘴都是苹果，“你好吗，白罗先生？”

“好，太太，”白罗礼貌地回答。“你呢？”

欧立佛太太看起来跟白罗上次见到她时有些不同，原因是，如同她在电话中已经暗示过的，她又再度试验了一种发型。上次白罗见到她时，她采用的是风散式的发型。今天，她的头发，染成深蓝色，向上堆簇成多样有点造作的小卷，做成仿侯爵式的发型。那侯爵式的效果到她的脖子为止，其余的部分可以标明为“实用乡间型”，包含着——一件强烈蛋黄

色粗呢斜纹外套和裙子，以及一件胆汁一般的芥菜色上衣。

“我就知道你会来。”欧立佛太太欢欣地说。

“你不可能知道。”白罗一本正经地说。

“噢，我知道。”

“我还在问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

“呃，我知道答案，好奇心。”

白罗看着她，两眼有点闪烁。“你那闻名的女性直觉，”他说，“或许一度没有把你导引得大离谱。”

“不要取笑我的女性直觉。我不是每次都马上辨认出凶手来吗？”

白罗恳切地沉默下来。要不然他可能回答：“在第五次企图再杀人时，或许吧，而且并非每一次！”

相反的，他看看四周，说：

“你这里真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这里？可是这里并不是我的，白罗先生。你以为是吗？噢，不，这地方是某个叫史达斯的的人的。”

“是谁？”

“噢，其实是无名小卒，”欧立佛太太含糊地说。“只是有钱。不，我来这里是为了正事，来工作。”

“啊，你是来为你的杰作寻找地方色彩？”

“不，不。只是如同我说的，我在工作，我被约来安排一件谋杀案。”

白罗睁大眼睛凝视着她。

“噢，不是真的谋杀案，”欧立佛太太保证说。“明天有一次大游园会，将举办‘寻凶’活动作为新奇的项目。由

我安排，就像寻宝一样，你知道，只是他们经常举办寻宝，因此认为这会是一项新奇的活动。所以他们就付给我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来这里筹划设想出来。相当好玩，真的——跟一般乏味的老套不同，换换口味。”

“怎么个进行法？”

“呃，有一个被害人，当然。还有一些线索，还有涉嫌人，一切有点因袭惯例——你知道，淫妇、勒索者、年轻的情人和邪恶的主仆等等。花两先令半的钱买门票进园，就先让你看第一个线索，然后你就得找出被害人、凶器，而且说出是谁干的，和动机何在，备有一些奖品。”

“不寻常！”赫邱里·白罗说。

“实际上，”欧立佛太太悲伤地说，“比你所想的难安排多了，因为得考虑到真正的人相当聪明，而在我的书里头他们不需要如此。”

“那么你找我来是要我帮助你安排这项活动？”

白罗不必太费劲就在他的话声中带着遭受冒犯的愤慨之意。

“噢，不，”欧立佛太太说。“当然不是！那一切我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已安排好明天开始举行。不，我要你来是为了另一个相当不同的原因。”

“什么原因？”

欧立佛太太双手举向头去。她正要以熟悉的老动作狂乱地抓头发时，想起了她发型的繁复性。取而代之地，她拉拉她的耳垂来宣泄她内心的感受。

“或许我是个傻瓜，”她说。“但是我认为是有什不对劲。”

2

白罗在一阵沉默中凝视着她。然后他猛然问道：“有什么不对劲？怎么不对劲？”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要你来查明。不过我感到——越来越感到——我正被人——噢！——操纵……一直被操纵……你大可以说我是傻瓜，不过我只能说如果明天的谋杀会是真的而不是假的，那我不会感到惊异！”

白罗凝视着她，而她抗遑地回看着他。

“非常有意思。”白罗说。

“我想你大概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欧立佛太太防御地说。

“我从不认为你是个傻瓜。”白罗说。

“而且我知道你一向对直觉的——看法——或是说法。”

“同样一件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白罗说。“我相当相信你所注意到或是听说到的确实引起你焦虑不安的事。我想有可能你自己甚至不知道你已经看见、注意或是听说过的是些什么。你只察觉到结果。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并不知道你知道的是什么。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称之为直觉。”

“让人感到自己好傻，”欧立佛太太悲伤地说，“不能确定。”

“我们会确定的，”白罗鼓舞地说。“你说你有一种感觉，觉得——你是怎么说的——被人操纵？你能不能说明白一点，你这是什么意思？”

“呃，这倒是难……你知道，这是我的谋杀案，换句话说，是我设想出来、计划出来的，而一切都切合——丝毫不差。呃，如果你了解作家，你就知道他们受不了暗示。别人说‘妙，可是如果是某某人做某某事不是会好一点吗？’或是‘如果被害人是A而不是B那不是很妙的一个主意吗？’我的意思是，让人想说：‘好吧，如果你想要那样，那么你自己去写吧！’”

白罗点点头。

“那么目前事情就是这样？”

“不尽然……有人提出那种可笑的建议，后来我冒火了，他们就放弃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细微的暗示偷偷渗进我的想法里，因为我拒绝了其他一些大处的暗示，而在不太注意之下，接受了一些小暗示。”

“我明白，”白罗说。“嗯，这是一种方法……提出一些有点粗糙悖理的建议——可是这其实并非重点所在。一些小小的改变才是真正的目标所在。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正是这个意思，”欧立佛太太说。“而且，当然，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不过我不认为是——而且反正那些事似乎都无关紧要。但是这令我担忧——还有一种——呃——气氛。”

“谁向你提出这些改变的建议的？”